



# 沂蒙年集

张岚

进了腊月门,沂蒙山里的风就软了性子。凛冽了一冬的寒里,渐渐浸出甜丝丝的烟火气——是灶间蒸饽饽的麦香漫过窗棂,是集市炸货的油香缠上角,混着山风悠悠飘过来,像母亲在村口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,暖得人心尖发颤。若说沂蒙的年是一出浸着烟火的大戏,年集便是最热闹的开场。

我生在沂蒙山区,赶年集是刻在骨血里的童年记忆。从前的年集,多设在公社驻地的河滩上,逢五逢十开集。一进腊月,十里八乡的人都揣着积攒一年的盼头往集上赶,积雪被手推车碾出黑亮的辙印,蜿蜒着通向人声鼎沸的集市。远远地,牲畜的嘶鸣、商贩的吆喝,还有孩子们冻得通红的脸蛋上藏不住的嬉闹声,就先一步撞进耳朵里。那时的风里,总裹着冻硬的麦秸秆味,我跟在父亲身后,踩着脚踩过的雪辙,口袋里揣着母亲烙的白面饼,咬一口,麦香混着集市的烟火气,便是童年最踏实的滋味。两公里长的集市上,两千个摊位挨挨挤挤铺成了河,红的春联、黄的炸货、绿的蔬菜、亮的柳编,顺着街面流淌开来,像一幅鲜活的民俗长卷,在阳光下蒸腾着热气,晃得人眼暖。

年集的魂,全浸在烟火气里。刚进集口,一股混杂着油香、面香、肉香的暖雾就裹了过来,直往鼻尖里钻。煎包摊的热油锅里,金黄的煎包滋滋冒泡,油星子跳着溅在青石板灶台上,摊主手腕一旋,铁铲轻巧地翻个面,焦脆的外皮泛着琥珀色的光,趁热咬开,滚烫的汤汁裹着肉香瞬间在舌尖炸开,鲜得人鼻尖发麻,忍不住直跺脚。旁边的全羊汤摊更热闹,大铁锅里的浓汤翻滚得奶白,老板手持长勺,舀起一勺羊杂,撒上翠绿的香菜,再浇一勺滚烫的羊油,香气“腾”地一下漫出几米远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
儿时赶年集,最盼的是那些藏在摊位间的小欢喜。鞭炮摊是男孩们的乐园,手工扎制的鞭炮盘成磨盘模样,雷子、二踢脚码得整整齐齐,摊主时不时点燃一串,噼啪声震得人耳尖发麻,硫磺的独特

香气混着烟雾漫开来,呛得人直缩鼻子,却舍不得走开。我总攥着父亲给的几毛钱,在摊位前踟躇许久——既想要能炸出响亮声响的小鞭,又想给自己挑两朵绒花。父亲从不催,就蹲在旁边的石墩上耐心地等我,口中呼出的热气混着集市的烟火气飘过来,绕在肩头。见我拿不定主意,他伸手替我拂去鼻尖的雪沫,轻声说:“都买上,钱够。”最终我选了一盘小鞭,又挑了六朵绒花,父亲接过绒花,仔细插在我的棉袄口袋里,指尖带着常年骑自行车的粗糙,动作却轻得怕碰坏了那簇红。绒花红得耀眼,像燃着的小火苗,映亮了年味,也映亮了父亲含笑的眼眸。

沂蒙年集的独特,更在这烟火气里裹着的文化味。印象最深的是大集上的编筐篮的摊位。艺人坐在小马扎上,手指关节因常年劳作泛着红,却能把细如发丝的柳条编进纹路里。纤细的柳条在他手中渐渐成型,变成精巧的提篮、圆润的簸箕,纹理细密,透着自然的清香。他总说:“这叫‘一挑一压’,老辈传下来的手艺,编的是柳,也是日子。”我常常坐在摊前,一坐就是半天。父亲见我眼馋得很,也会买些小的物件回来,让我高兴不已。更妙的是集市深处的露天戏台,锣鼓声一响,柳琴戏就开演了。“沂蒙的山,沂蒙的水,沂蒙的年集暖人心”,熟悉的唱腔穿过人潮,勾得乡亲们搬着小板凳早早赶来占座,听得入了迷,时不时跟着哼两句,巴掌拍得响亮。戏台旁,三弦艺人的琴弦一拨动,醇厚的唱腔就漫了开来,唱的是沂蒙的老故事,混着集市的喧闹,成了最动人的年声。

赶年集的人,藏着最鲜活的人间百态,也藏着最热乎的人情。本地的乡亲们,挎着磨得发亮的竹篮,熟门熟路地在摊位间穿梭,对着卖年糕的摊主喊:“给俺称半斤软和的,俺娘牙口不好。”语气里满是熟捻地叮嘱。摊主应着“放心吧,这是今早刚蒸的”,称完后又多添了一小块,往竹篮里一放:“给老人尝尝,过年好。”

日头渐高,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密。红的春联、绿的蔬菜、香的美食、闹的戏台,还有

人们脸上藏不住的笑容,交织成一幅热闹的年景图。

前几日,我与7岁的外甥女也赶了一次年集,我牵着她的小手站在集市中央,她竟被糖人师傅的手艺勾住了脚步,踮着脚扒着摊位边,眼睛亮得像星星。我买了一只兔子形状的糖人,她便小心翼翼地举着,舍不得吃,又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,糖霜沾在嘴角,像极了当年的我。那一刻忽然懂了,年集的热闹从不曾消散,只是从父亲牵着我的手,变成了我牵着孩子的手,把这份暖一代代传下去。

原来年集早已不只是采购年货的地方,它是沂蒙人安放乡愁的所在,是传统民俗传承的载体,更是乡村活力最鲜活的见证。儿时赶年集,盼的是好吃的、好玩的;如今再赶年集,品的是乡愁,感的是变迁,守的是传承。那些熟悉的味道、亲切的吆喝、鲜活的民俗,早已刻进沂蒙人的血脉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都不曾消散。

临近散集,人们的竹篮都沉甸甸的,装满了年糕、花生、春联,也装满了对新年的期盼。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集市上,给摊位、人群都镀上了一层暖黄的光晕。柳编摊位的艺人收起工具,戏台的锣鼓声渐渐平息,但那烟火气还在——混着年糕的甜香、花生的香脆、人与人之间的笑语,像一层暖膜,轻轻裹着人心。我提着买好的年货,牵着孩子的手顺着人流往回走,身后的集市渐渐远去,可那股烟火气却像父亲当年的手,牢牢牵着我的乡愁,暖得扎实。

沂蒙年集,是岁月酿就的酒,越品越醇厚;是乡愁织就的网,越牵越绵长。它藏着沂蒙人的忠厚与实在,藏着传统民俗的鲜活与生动,更藏着乡村最本真的活力——日子就像这集市上的煎包,热气腾腾,越煎越香。如今,这缕烟火气越过山坳,穿过屏幕,走向全国,让更多人读懂了沂蒙的年,读懂了沂蒙的暖。这份热闹,这份温暖,这份代代相传的坚守,就是沂蒙年集最动人的底色,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印记。无论走多远,想起这烟火气,就想起了家的方向。

# 期待一场春风,如约而至

(外四首)

雷涛

一蓬荒草  
交出体内多余的雨水  
把赤诚,还给深秋  
卑微被时光打磨  
装饰成爱情的标本

北风干涩  
衔来阳光的稀疏  
有人,意外穿过苍茫的空寂  
像初夏的雨  
悠然  
从天而降

这荒草丛生的原野  
裸露着纵横交错的渴望  
期待一场春风  
如约而至

## 思念成疾

窗前的粉菊花  
在秋日里,开得正艳  
不知道是否也和我一样  
为了今天的相见  
一夜无眠

离开你的日子  
我在异乡独自流浪  
变成漫天飞舞的蒲公英  
四处张望

孤独的心  
在晚来的秋风里  
无处栖息  
你的美丽  
模糊了我的记忆  
也许,是因为分别的太久  
也许,是因为我早已  
思念成疾

## 写给冬天

时光的年轮,长满了青苔  
岁月哑了悠长  
脚步把日历  
又一次翻到了冬季

荒草爬满了矮墙  
草籽在茅屋顶疯长  
恬静的沂河,瘦了  
芦苇荡披一袭绯红  
在北风结实的怀抱里  
藏严了整个冬天的思念  
芦花飞荡,把纷纷扬扬的眷恋  
倾洒在跌宕的心房上

当繁花落尽万物长眠  
愿在万丈红尘中静守一份真爱  
请允许我抱炉席地而坐  
为你煎雪煮梅  
许下  
余生的诺言

## 冬日的期待

冬日落寞  
踏着飞扬的雪花,迎面走来  
忧郁的沂河  
沉睡在北风的梦幻里

孤独恰如黑夜  
蛰伏在寒冷彻骨的河床  
满怀热切的期望  
静待冰雪消融  
与你一起漫步绿茵花海  
细数,不眠之夜的  
无声告白

## 盛夏的记忆

盛夏的记忆  
悠悠地,挂在河堤的树梢  
落日的余晖  
笼罩着静静的沂河  
白鹭躲在草丛里  
忘情地彼此拥抱

我一边悠悠地看着  
看着天上悠悠的白云  
一边微笑着看你  
看你甜甜的微笑……

# 梦中的茅草屋

邵泽国

到部队。从此母子再也未见面。爸爸南征北战,屡建战功,最后随着解放军南下,从战士成长为野战部队的参谋长。

爸爸是家里顶梁柱,是茅草屋传承人。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两间茅草屋焕然一新,欢腾的笑声再次充盈了房间的角角落落。院子里散落的石头垒成半人高的院墙,那只黑色的看家狗摇着它那不知疲倦的尾巴,跟随主人一起风风雨雨渡过春夏秋冬……

妈妈是江南人,也是大家闺秀。她长得很漂亮,高挑的个子,瓜子脸蛋有着古典美,乌黑的长发、清澈明亮的瞳孔,弯弯的柳眉,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,白皙无瑕的皮肤招人喜欢。妈妈和爸爸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,到死不能忘记的过往——

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,在一个无名高地进行。南下队伍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配合作战。当冲锋号吹起无数战士叫喊着涉滩追击敌人时,爸爸不慎掉入河中,眼看就要沉入河底,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女兵从木船上跳入水中,托起爸爸游到岸边。女兵就是我的妈妈,当时只有13岁,而爸爸也只有20岁。爸爸和妈妈从此刻起开始了他们战火中的邂逅相遇。

一位诗人说过:“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回答,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你前进一步。”当爱情的火焰随着时间慢慢退去,磨难在生活中就开始挣扎。复员回家务农,毫无准备的妈妈首先就陷入苦难境地。语言不通,与邻居交流困难。她只好拜老师,用手势进行肢体交流,不到半年就学会了普通话。爸爸当了生产队队长,也很快进入了角色。恩恩爱爱的日子没过多久,这个家庭就面临断炊窘境,开始了难以继任的日子,爸爸选择了坚强,妈妈顶起了半边天。

这是共和国最困难的非常时期。田间、地头能吃的地瓜、高粱一扫而空。妈妈牵着四岁的女儿到处要饭,维持生计。在家的不远处有颗榆树,树皮早已被饥饿人“啃光”,留下几支树杈在春风中摇曳着……妈妈踩着凳子把榆树钱子摘下来,放在锅里,加上水,点上火进行蒸煮。没有盐、没有油,但吃起来仍有滋有味感觉好极了。

为了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为了让孩子吃上一顿饱饭,妈妈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,与生活进行拼搏。她拿出一手“绝活”,给人织毛衣。晚上她一边哄着孩子睡觉,一边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用灵巧的双

手飞针走线,织出各式各样的毛衣。妈妈织的毛衣做工细致,受到很多人的青睐。一些人慕名而来,一些人还排队等候拿毛衣。妈妈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众人的交口称赞,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,茅草屋从此有了久违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,那声音好好好美好!

岁月流逝渐远,光阴匆匆似水。而茅草屋依旧在风雨中,感受着苍凉和风雨的敲打,它容纳了光明里所有故事,贮满了我对茅草屋的深深情怀和无尽思念……

日子艰难,爸爸每日起早贪黑,任劳任怨。妈妈也经常和村里社劳力一样下地干活。“在农村只要勤劳就有饭吃”,爸爸常说。公社成立建筑队,爸爸奋勇当先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泥水匠,每月上交大队部分工钱外,还有剩余添补家用,供孩子们上学。面对茅草屋里的酸甜苦辣,爸爸脊梁骨挺得更直、更强。

家里成员在增多,父母的担子在加重。破旧的茅草屋每隔几年都要修缮。每当焕然一新的茅草屋散发出稻草的清香时,我们就感觉特别幸福和自豪。虽然卷起早烟的爸爸一声不吭,但瞅着茅草屋他总是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
爸爸劳累过度,身体不堪重负,患上肺心病等多种疾病。不到40多岁的人满脸沧桑,终于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倒下了。医院病床上,爸爸沉沉睡去,妈妈和她的四个孩子围绕在病床前。医院已下达病危通知书。“我们的脑袋,是一个残破又漂亮的茅草屋。灵魂住在里边,茅草屋的墙是土坯的,草是灰色的……”无助的妈妈在唱着歌,一遍又一遍。“春天时,门檻有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睡觉。在世界最偏僻的角落,在远离世人凶险之处,可以慢慢修补、慢慢修补,我最漂亮的茅草屋……”

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中医送来了“虎骨酒”,撬开爸爸的牙齿,把虎骨酒灌到了爸爸嘴里,连续几盅灌下去,爸爸睁开了疲倦的眼睛,他得救了……庄邻都说,是妈妈好听的歌声救了爸爸,死神把他挡在了门外。确切地说,老中医的虎骨酒和爸爸顽强的生命力拌着妈妈的歌声救了爸爸……

春天悄悄走来,河里的冰慢慢融化。喜鹊站在院子里钻天杨的树梢上喳喳叫个不停,茅草屋二传棒上的燕子窝迎来了燕子的再次归来。

伫立在沂蒙红嫂纪念馆,我的思绪在飞转,茅草棚下的石墩表面光滑透亮,石碾下还留有几颗金黄的小米粒,青石板堆砌的山崖凝固着历史的痕迹……

是你,“沂蒙母亲”王换于,率先加入了党组织,便成了八路军的秘密情报员,你也成了临时革命据点。又冒着生命危险创办战时托儿所、为党保存生命的力量。你曾誓言,就算把全家人的性命搭上,自家的孩子磕死也要保护烈士的“根”。有的父母牺牲了孩子还在襁褓中,有的在转移中留下生病的幼儿,你动员全家用生命来呵护。你咽下眼泪挺起了脊梁,可是家里没有粮。你就给孩子们挨家找奶娘,分散喂养。一个个生命被甘甜的乳汁滋润唤醒。你挖了山洞,遇到“扫荡”时,就把孩子们藏在里面来掩护。因为你说过,你接受了首长给的托付。是你的“地下托儿所”抚养了八十多个孩子,延续了革命后代,可你却失去了自己的子女,谁解这人世间的劫伤。

又是你,同沂蒙儿女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演绎了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。在沂蒙山革命根据地,塑造了一个伟大的群体,送你参军、送夫支前、缝军衣、做军鞋、抬担架、送军粮,舍生忘死救伤员,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,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。丰碑上永远镌刻着你的名字,沂蒙大地上留有你鲜活的身影。无数个“沂蒙红嫂”,就是伟大的中国母亲,铸就了不朽的沂蒙魂。

一次次淬火锻造,一次次风雷激荡,万年栉风沐雨,万年传承印证——这就是薪火相传的沂蒙精神,这就是革命的红色基因!

# 重读『沂蒙母亲』王换于

张赵玉前

